

乃著後序工篆隸有古法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

楊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父太清倦宦客河朔死安祿山之亂於陵始六歲間關至江左逮長有奇志十八擢進士調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佳婿無如於陵賢因以妻之辟鄂嶽江西使府滉居宰相領財賦權震中外於陵隨府罷避親不肯調退廬建昌以文書自娛樂滉卒乃入都為部員外郎以吏部判南曹選者恃與宰相親文書不如式於陵駁其違宰相怒以南曹郎出使弔宣武軍未幾遷右司郎中換吏部出為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名留拜中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十七

華陰縣志印書社代印

書舍人時京兆李實恃恩暴橫於陵與所善許孟容不離附為所譖短徒秘書少監帝崩宣遺詔於太原幽州節府遺無所納拜華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越人飢請出米三十萬石以贖貧民政聲流聞入為京兆尹先是編民多竄北軍籍中倚以橫閭里於陵請限丁制減三丁者不得著籍姦人無所影賴京師豪右大震遷戶部侍郎元和初牛僧儒等以賢良方正對策於陵被詔程其文居第一宰相惡其言出為嶺南節度使辟韋詞李翱等在幕府咨訪得失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患監軍許遂振者悍戾貪肆憚於陵不敢撓以私則為飛語聞京師憲宗不能無惑有詔罷歸遂振領留事管吏別抉其賊吏呼曰楊公

尚拒地方賂遺肯私官錢耶宰相裴垍以為帝別白言之乃授吏部侍郎而遂振終得罪初吏部程判別詔官參考齊抗當國罷之至是尚書鄭餘慶移疾乃循舊制於陵建言佗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員有司計員為留遺之格事不相謀莫如勿置於是

是有詔三考官止較科目選至常調悉還吏部又請修甲歷南曹置別簿相檢實吏不能為姦始奏選者納直給符告居四年凡調三千員時謂為適以兵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王師討淮西於陵用所親為供軍使士唐鄧而高霞寓騰牒度支以餉道乏及戰敗詔責之指以為言帝怒貶於陵郴州刺史徙原王傅復以戶部侍郎知吏部選李師道平詔宣慰淄青朝廷始議分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十八

華陰縣志印書社代印

其地而劉悟節度滑州未出鄆於陵趨使上道還奏帝悅其能會浙西觀察使李儵死皇甫鑄素忌於陵薦以代儵帝不之可穆宗立遷戶部尚書為東都留守數上疏乞身不許授太子少傅封宏農郡公俄以尚書左僕射致仕詔賜實俸讓不受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太和四年卒年七十八册贈司空諡曰貞孝四子景復仕至同州刺史紹復中書舍人師復大理卿中子嗣復位宰相自有傳

楊嗣復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聞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

而生嗣復混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八歲知屬文後擢進士博學宏辭與裴度柳公綽皆爲武元衡所知表署劍南幕府進右拾遺直史館尤善禮家學改太常博士再遷禮部員外郎時於陵爲戶部侍郎嗣復避同省換他官有詔同司親大功以上非聯判句檢官長皆勿避官同職異雖父子兄弟無嫌累遷中書舍人嗣復與牛僧儒李宗閔雅相善二人輔政引之然不欲越父當國故權知禮部侍郎凡二期得士六十八人多顯官文宗嗣位進戶部侍郎於陵老求侍不許喪除擢尚書左丞太和宗閔罷嗣復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宗閔復相徙西川開成初以戶部侍郎召領諸道鹽鐵轉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十九

西安縣林印書社代印

運使俄與李珣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宏農縣伯仍領鹽鐵後紫宸奏事嗣復爲帝言陸洿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珣趣和曰士多趨競能獎洿貪夫廉矣比資洿直以論事見賞天下釋然况官洿耶帝曰朕賞洿直褒其心爾鄭覃不平曰彼包藏固未易知嗣復曰洵直無邪臣知之覃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免卽再拜祈罷珣見言切繆曰朋黨固少覃曰附離復生帝曰向所謂黨與不已盡乎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故在珣乃陳邊事欲絕其語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珣嫉朋比珣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謂誰爲黨耶因當香案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

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因乞罷帝方委以政故慰安之他日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天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賊亂非重之也珣曰治亂宜直推人事耳帝曰然又問天后時有起布衣爲宰相者未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爲之計耳必責能否要待歷試乃可是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姚璿趙憬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政刑者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止久之帝又問延英政事孰當記珣監修國史對曰臣之職也陳夷行曰宰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二十一

西安縣林印書社代印

相所錄恐掩蔽聖德自盜美名臣向言不欲威權在下者此也珣曰夷行疑宰相賣威權貨刑賞不然何自居位而爲此言也臣得罷爲幸覃曰陛下開成初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逮前嗣復曰開成初覃夷行當國三年後與李珣同進臣不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逮前臣之罪也縱陛下不忍加誅當自殄滅卽叩頭請從此辭不敢更至中書乃趨出帝使使者召還曰覃言失何及此耶覃起謝曰臣愚不知忌諱近事雖善猶未盡公臣非專斥嗣復而遽求去乃不使臣言耳嗣復曰陛下月費俸粟數千萬時新異賜必先及將貴臣輔聖功求至治也使不及初豈臣當死累陛下之德奈何惟陛下別求賢以自輔帝曰覃偶及

之奚執咎嗣復闔門不肯起帝乃免覃夷行相而嗣復專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君屬多宜省帝曰無反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批滓者菁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未幾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之立非宰相意故內薄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復爲吏部尙書出爲湖南觀察使會誅薛季稜劉宏逸中人多言嘗輔嗣復珏不利於陛下帝剛急卽詔中使分道誅嗣復等德裕與崔鄴崔洪等詣延英言故事大臣非惡狀明白未有誅死者昔太宗元宗德宗三帝皆常用重刑後無不悔願除思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不欲人以爲冤帝曰朕繼嗣之際宰相何嘗比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二十一

華陰縣志

楊虞卿字師皋虢州宏農人父寧擢明經終國子祭酒虞卿第進士博學宏辭爲校書郎抵淮南委婚幣焉會陳商葬其先貧不振虞卿未嘗與游悉所齎助之擢累監察御史穆宗初立逸遊荒恣虞卿上疏曰鳥爲遭害仁鳥逝誹謗不誅良臣退臣敢冒誅獻誓言臣聞堯舜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况今北虜方梗西戎弗靖兩河有瘡痍之虞五嶺羅氛厲之役人之疾苦積下朝之制度莫修邊亡見儲國用寢屈固未可以高枕而息也陛下初臨萬機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入對延英獨三數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二十二

華陰縣志

賊千六百萬以上虞卿發其姦寶等繫御史府而虞卿親吏嘗受二百萬亡命私奴受三十萬虞卿縛奴送獄三司嚴休復高武章景休雜推寶等皆誅死虞卿坐不檢下免官李宗閔牛僧儒輔政引爲右司郎中宏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幸倚爲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員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爲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爲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德裕之相出爲常州刺史宗閔復入以工部侍郎召遷京兆尹太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爲帝治丹別小兒肝心用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二十三 鄭注

之民相驚局護兒曹帝不悅注亦內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卽約李訓奏言語出虞卿家因京兆驕伍布都下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周比因傳左端倪帝大怒下虞卿詔獄於是諸子弟自囚闕下稱冤虞卿得釋貶虔州司戶參軍死

楊收 唐書

楊收字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德宗時以上書闕下仕爲濠州錄事參軍客死姑蘇收七歲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書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切當率類此及壯長六尺二寸廣額深頤疏眉目寡

言笑博學強記自他藝無不通解貧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母約曰爾得進士第乃可食泔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叩之曰此姑洗甬也既剖拭有刻在兩樂果然嘗言琴通黃鐘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由蘿蔦附灌木然時有安況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況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況卽以黃鐘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弦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弦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況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鐘而以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二十四 鄭注

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姑洗爲羽太簇爲徵祭地者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圓鐘函鐘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況況示時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以兄假未仕不肯舉進士既假襦褐乃入京師明年

擢進士杜棕表署淮南推官棕領度支又節度劍南東西川輒隨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為渭南尉集賢校禮議補監察御史收又以假方外還詎不可先固辭植嗟美為止復為棕節度府推官蜀有可縣直嶺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謂棕計興屯田省轉饋以飽邊士棕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衝本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士往耕則姚嵩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穰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計耶乃止棕又辟其弟嚴為判官並在幕府遷監察御史未幾假與嚴並召兄弟同臺世榮其率以詳禮學改太常博士因建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專治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一二十五

西安縣林印書社代印

年罷為宣歙觀察使不敢當兩使稟料但受刺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又劾收前用嚴譔為江西節度使受謝白萬及它隱盜明年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不從曰方謫去可乎以二小舸趨官又明年流驩州俄詔內養追賜死收得詔謝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一弟嚴以奉先人之祀使者能假須臾使秉筆乎使者從之收自作書謝天子丐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者即仰鴆死帝見書惻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後三年詔追雪其辜復官爵子鉅鏐鉅乾寧初為翰林學士從入洛終散騎常侍諡至戶部尚書

楊凝式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一二十六

西安縣林印書社代印

喜作字尤工顛草居洛下十年凡琳宮佛祠牆壁間題記殆徧然揮灑之際縱放不羈或有狂者之目歐陽修嘗跋其字以謂自唐亡道衰四海困於兵戈及我宋興天下復歸於治蓋百有五十餘年五代之間有一楊凝式建隆已後有一李建中二人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為一時之絕後之議者又以謂唐末五代文章卑汚字畫隨之若李建中書猶有五代以來衰亂之氣而

凝式筆蹟獨爲雄強與顏真卿行書相上下自是當時翰墨中
豪傑蓋昔之名世之書惟二王而已後人仿之莫得其點畫凝
式稽究其學遂能超逸如此則知作字非小道而凝式所得可
以語其涯略也今御府所藏草書古意帖正書韭花帖行書乞
花帖

宣和
書譜

趙瑩 五代史

趙瑩字元暉華州華陰人也爲人純厚美風儀初事爲梁將康
延孝從事辟晉高祖爲保義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徙鎮常
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
形於色勸高祖母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卽位拜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二十七

華陰縣志

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兼中書令出
爲晉昌軍節度使轉開封尹是時出帝童昏馮玉李彥韜等用
事與柔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爲相
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徙虜中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周太祖
時與契丹通好遣尙書左丞田敏使於契丹遇瑩於幽州瑩見
敏悲不自勝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
留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疾將卒告於契丹願以尸還中國
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周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
於華陰天福四年三月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知遠自以爲有
佐命功重威起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

晉王怒謂趙瑩曰知遠堅拒制命可落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
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餘萬所攻危於朝露
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
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和凝詣知遠第諭
旨知遠惶恐起受命

楊昭儉 宋史

楊昭儉字仲寶景子少敏俊後唐長興中登進士第解褐成德
軍節度推官歷鎮魏掌書記拜左拾遺直史館與中書舍人張
昭遠等同修明宗實錄書成遷殿中侍御史天福初改禮部員
外郎晉祖命宰相馮道爲契丹册禮使以昭儉爲介授職方員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二十八

華陰縣志

外郎旋加虞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不逾月三拜命時人榮
之又爲荆南高從誨生辰國信使賜金紫使回拜中書舍人又
爲翰林學士時驕將張彥澤鎮涇原暴殺從事張式朝廷不加
罪昭儉與刑部郎中李濤諫議大夫鄭受益抗疏論列請置之
法疏奏不報會有詔令朝臣轉對或有封事亦許以不時條奏
昭儉復上疏曰天子君臨四海日有萬機懋建諍臣彌縫其闕
今則諫臣雖設言路不通藥石之論不達於聖聰而邪佞之徒
取容於左右御史臺紀綱之府彈糾之司御寇者固當昭雪爲
憲者難免放流陛下臨御以來寬仁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
遂令節使慢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訴冤於丹闕反執送於本蕃

苟安跋扈之心莫恤冤抑之苦願回睿斷誅彥澤以謝軍吏由是權臣忌之會請告洛陽不赴晉祖喪為有司所糾停官未幾起為河南少尹改秘書少監尋復中書舍人時河決陝郡大發丁夫以本部帥董其役既而塞之晉少主喜詔立碑記其事昭儉表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摘翰頌美不若頌罪已之文言甚切至少主嗟賞之卒罷其事周世宗愛其才復入翰林為學士歲餘改御史中丞多振舉臺憲故事未幾以鞠獄之失與知雜御史趙礪侍御史張糾並出為武勝軍節度使行軍司馬開寶二年入為太子詹事以目疾求退六年以工部尚書致仕太宗即位就加禮部尚書太平興國二年卒年七十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二十九

西安縣林印書代印

六昭儉美風儀善談名理事晉有直聲然利口喜譏嘗執政大臣懼其構謗多曲徇其意

按宋史謂昭儉為長安人蓋以其居於新昌里第也

楊偕宋史

楊偕字次公唐左僕射於陵六世孫父守慶仕廣南劉氏歸朝為坊州司馬因家焉偕少從种放學於終南山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汧源縣再調漢川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為黃金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在官數上書論時政累遷侍御史為三司度支判官時郭皇后

廢偕與孔道輔范仲淹力爭道輔仲淹既出偕止罰金乃言願得與道輔等皆貶不報富民陳氏女選入宮將以為后偕復上疏諫止以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季良以罪斥置滁州自言得致仕偕以謂致仕用優賢者不當以寵罪人又數論陞降之弊仁宗嘉納之判史部流內銓徙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按知定州夏守恩賊數萬守恩流嶺南明年丁母憂願終制不許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中府元昊反對平石元孫戰沒偕聞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曰朝廷遣救兵十萬至矣命傍郡縣大具芻糧什器以俟比書至賊已解去夏竦為陝西經略使請增置士兵易戍兵歸衛京師偕言方關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三十

西安縣林印書代印

中財用乏復增士兵徒耗國用今賊勢方盛雖大增士兵亦未能滅戍兵東歸第竦懼敗事欲以兵少為解爾竦復奏偕不忠沮邊計偕爭愈力時陝西議立五保偕又以為擾民疏請罷之徙陝州又徙河東都轉運使詔大選三路之民募為兵偕復言方今兵不為少苟多而不練則其勢易以敗又困國而難供時論者惟務多兵而偕論常如此進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及元昊入寇密詔偕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偕奏出師臨陣無紀律則士不用命今發農卒赴邊慮在路逃逸及臨陣退縮不稟號令請以軍法從事詔如所請并人大驚畏都轉運使文彥博奏罷之有中官預軍事素橫前帥優遇之偕至一繩以法命率所部

兵從副總管赴河外戒曰遇賊將戰一稟副管節度中人不服
捧檄訴借叱曰汝知違主命卽斬首乎監軍怖汗不覺墜笏翌
日告疾未幾遂卒於是軍政肅然元昊大掠河北詔修寧遠砦
借言寧遠砦在河外介麟豐二州之間無水泉可守請建親麟
州於嵐州有白塔地可建砦屯兵謂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害且
州之四面屬羌遭賊驅脅蕩然一空止存孤壘猶四支盡廢首
面心腹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共謀待冰合來攻河東若朝
廷不恩禦捍之計而修寧遠砦是求虛名而忽大患也况靈夏
二州皆漢唐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書奏帝謂輔臣曰
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嘗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棄之是
將退而以河爲界也宜諭借速修復甯遠以援麟州明年改左
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借列六事於朝且曰能用臣言
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不從借累奏不已乃罷知邢州徙滄州
求而論兵事召還令間日入對借在并州日嘗論八陣圖及進
神楯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至是帝命以步卒五百
如其法布陣於庭善之乃下其法於諸路其後王吉果用借刀
楯敗元昊於兔毛川久之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復以爲
左司郎中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借以謂連年出師國力日蹙宜
權許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王素歐陽修蔡襄累章劾奏借職
爲從官不思爲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謂罪當誅陛下未忍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二十一

西安縣林印書社代印

加戮請出之不宜留處京師帝以其章示借借不自安乃求之
越州道改杭州時襄謁告過杭而輕遊里市或謂借合言於朝
對曰襄嘗緣公事抵我我豈以私事報耶又上太平可致十象
圖還判太常司農寺改名諫議大夫請老以尙書工部侍郎致
仕於其歸特賜宴嘗召問賜不拜卒遺奏兵論一篇帝憐之特
贈兵部侍郎借性剛而忠朴敢爲大言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
以爲迂闊難用與人少合尤喜古今兵法有兵書十五卷集十
卷子沈慥皆有雋才早卒

楊大雅 宋史

楊大雅字子正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唐天佑初以尙書刑部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二十二

西安縣林印書社代印

員外郎爲吳越國冊禮副使楊行密據江淮道阻不得歸遂家
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錢俶歸朝挈其族寓宋州大雅素好
學日誦數萬言雖飲食不釋卷進士及第歷新息鄆陵縣主簿
改光祿寺丞知新昌縣徙知潯州監在京商稅再遷秘書丞咸
平中交趾獻犀因奏賦召試遷太常博士久之又上書自薦獻
所爲文復召試直集賢院累遷兵部郎中知制誥大雅初名侃
至是避眞宗諱詔改之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
亳州卒大雅朴學自信無所阿附直集賢院二十五年不遷或
笑其違世自守大雅嘆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至
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常自獻乎天子矣天禧中使淮

南循江按部過金陵遇風覆舟得兵卒拯之及岸冠服盡溼時
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謂以爲歎宰相王欽
若亦不悅之晚與陳從易並命知制誥嘗因轉對上原治十七
篇所著有大隱集西垣集職林兩漢博聞六十七卷

楊佐宋史

楊佐字公議唐靖恭諸楊後至佐家于宣及進士第爲陵州推
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柏木爲榦上出井口垂綆
而下方能及水歲久榦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
天有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
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榦一新利復其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三十三

西安縣林印書代印

舊累遷河陰發運判官幹當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殺溢不常漕
舟不能屬佐度地鑿瀆以通河流於是置都水監命佐以鹽鐵
判官同判京城地勢南下涉夏秋則苦霖潦佐開永通河疏溝
澮出野外自是水患息又議治孟陽河議者謂不便佐言國初
歲轉京東粟數十萬今所致亡幾倘不濬復舊跡後將廢矣乃
從其策出爲江淮發運使孟陽之役調民七八千夷邱墓百數
怨聲盈塞詔開封鞠治官吏獨捨佐不問糾察刑獄劉敞請加
貶黜不聽召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復判都水知審官院
權發遣開封府管使契丹虜饋以方物書獨稱名英宋升遐奉
遺留物再往使卒于道年六十一詔護喪歸贈以黃金恤其家

楊覃宋史

楊覃字申錫漢太尉震後唐京兆尹虞卿之六世孫也四世祖
承休使吳越歸路阻絕因留寓浙中覃少獻書於錢俶私署
作佐郎從俶歸宋爲禹城尉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擢第再遷
太常博士使陝西蠲逋負覃本名蟬下是太宗爲改焉淳化中
判壽州上政績詔書嘉獎就命知壽州丁內艱州民列狀乞
留有詔奪情覃重進爲永興節度選覃同判軍府事賜緋魚重
進頗不遵法覃多抗執重進不悅覃表求徙任轉都官員外郎
時討李繼遷調發芻糧以急促刻酷人皆怨嗟改職方員外郎
咸平初呂蒙正薦其材詔判三司磨勘憑由埋欠司四年春早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三十四

西安縣林印書代印

覃上言古之用刑皆避三統之月漢舊章斷獄報重盡三冬之
月又唐太宗凡斷重刑日勅減膳徹樂今春物方盛時兩尚愆
輦轂之下獄繫甚繁詔有司死罪未得論決俟兩降乃復常典
明年權同知貢舉出爲陝西轉運使賜金紫會邊臣言繼遷死
願乘此時入討覃建議伐喪非禮且其子尙在當爲之備請詔
邊臣謹守疆堠毋得輕舉俟其衆叛親離則亡無日矣徒知隨
州景德二年轉知潭州大中祥符二年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
發運使月餘改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覃勤干吏事所至
以幹濟稱南海有蕃舶之利前後牧守或致誘議惟覃以廉著
遠人便之加右諫議大夫四年卒年五十四遺其長子奉禮郎

文友乘傳赴喪詔本州護柩還其家官給所費

楊克讓 宋史

楊克讓字慶孫同州馮翊人高祖公略洪州都督晉末舉進士不第州將劉繼勳辟為戶曹掾漢乾祐中本府節度張彥成表授掌書記周廣順初彥成移鎮安陽穰下克讓以舊職從行彥成入為執金吾病篤奏稱其材可用克讓以彥成死未葬不忍就掾退居別墅侯張氏子外除時論稱之歷鎮寧軍掌書記顯德二年調授鳳翔府司錄參軍加兼監察御史以祖母老解官歸養未幾改延州觀察推官與通判宋琪並為節度使趙贊所禮累加朝散大夫兼殿中侍御史連以家難去職太祖素知其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二十五

西安縣林印書社代印

名會贊入覲復稱其才即起為左補闕掌斬口權貨務乾德六年知果州上言願畢襄事特賜緡錢許葬畢赴任開寶三年就命為西川轉運副使蜀民懷其善政聖書褒美代歸闕下疏民利病十事稱旨太祖召升殿賜坐勞問面賜金紫將大用為侯陟所沮事見陟傳征南唐命克讓知昇州行府昇州平就知州事兼水陸計度轉運使事加兵部外郎太平興國初就加刑部郎中知大名府會錢俶陳洪進來歸疆土以克讓為兩浙西南路轉運使泉州民嘯聚為盜克讓在福州即率其屯兵至泉州與王明王文寶共討平之四年從知廣州俄兼轉運市舶使明年卒年六十九克讓少好學手寫經籍盈於篋笥多收圖書墨

跡歷官廉謹幹局所至有聲每視事自旦至暮或通夕決斷如流無有凝滯當時稱為能吏

按楊氏家譜克讓漢太尉

侯可 宋史孝義傳

侯可字無可華州華陰人少倜儻不羈以氣節自許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為學隨計入京里中釀金贖行比還悉散其餘同舉者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者也不可以為他利且行聞鄉人病念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瘡輟已馬載之徒步而歸孫沔征儂獠請參軍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尚鬼而廢醫唯巫言是用娶婦必責財貧人女至老不得嫁可為約束立制度違者有罪幾變其習再調華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三十六

西安縣林印書社代印

籍而質人田券至萬畝歲責其租可晨馳至富家發積出券歸其主郡吏趙至誠貪狡兇橫持守以下短長前後莫能去可暴其罪荷校實獄言於太府誅之聞者快服簽書宣儀州判官西夏寇邊使者使可按視即以數十騎涉夏境猝與之遇亟分其騎為三四令之曰建爾旗幟旋山徐行夏人循環間見疑以為誘騎不敢擊韓琦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說渭原羌酋輸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琦上其功又議復鄭白渠得召對旋以劾罷官至殿中丞卒於家年七十二可輕財樂義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與田頌為友頌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頌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歛而可至拊之乃瞑頌無子不克葬可辛勤

百營露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顏之
妹處室舉以佐其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獲告適友人郭行扣
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囊中裝略
當其數盡與之關中稱其賢

吳革 宋史

吳革字義夫華州華陰人好學喜談兵以秉義郎幹辦經略司
公事金人南牧粘罕軍見之庭揖不拜責其貪利敗約詞直氣
勁粘罕少屈爲追回威勝諸屯兵援至使歸欽宗問割地與不
割地利害對曰金人有吞噬之意願悉起關中土馬赴都爲備
詔以爲關門宣贊舍人持節諭陝西行至朱仙聞金人犯京師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三十七 西安華林印書社代印

復還與張叔夜同入城請於帝乞幸秦州又乞出城劫之使不
敢近又乞諸門同出兵牽制突尾襲應可一戰而勝時衆言已
入皆不果後金人攻安上門填道渡濠革言之守將使洩蔡河
水以灌之不聽及填道將合欲用前議則水已涸矣車駕幸金
營革以爲墮其計往請叔夜欲身見其大曾計事叔夜問其故
曰茲行有三說一則天子還內二則金騎歸國三則革死叔夜
爲言之不報上皇妃后太子出郊革白孫傳乞留之不得乃與
傅謀于啓聖僧院置賑濟局募士民就食一日之間至萬計陰
以軍法部勒久之以合已至數萬多兩河驍悍之士既而有立
張邦昌之議革謀先誅范瓊輩以三月八日起兵謀既定前期

之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册請亟起
事革乃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給革入即執之脇以
從逆革罵之極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

楊邦基

楊邦基字德懋華陰人父絢宋末爲易州州佐宗望伐宋蔡靖
以燕山降易州即日來附綯被殺邦基年十餘歲匿僧舍得免
既長好學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灤州軍事判官遷太原交城
令太原尹徒單恭貪汙不法託名鑄金佛命屬縣輸金邦基獨
不與徒單恭怒召至府將以手持鐵杖撞邦基面邦基不動
乘德廉察官吏尹與九縣令皆免去邦基以廉爲河東第一召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三十八 西安華林印書社代印

爲禮部主事以兵部員外郎攝吏部差除坐銓注李慶之大興
國奴與高衍等皆貶官邦基降坊州宜春簿轉高密令大定初
尙書省擬邦基刑部郎中世宗曰縣官即除郎中如何太師張
浩對曰邦基前爲兵部員外郎矣且其人材可用上許之改太
府少監知登聞檢院爲秘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再遷祕書監
兼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中都驚巡使張子衍與邦基姻家子
衍道中遇皇太子衛仗立馬市門不去繳衛士詞之子衍以鞭
鞭衛士詞已者御史臺劾奏子衍邦基見臺爲子衍求解及入
見顯宗求脫子衍罪詔削子衍官兩階邦基坐削一階出爲同
知西京留守事從山東東路轉運使永定軍節度使致仕大定

二十一年卒邦基能屬文善畫山水人物尤以畫名當世云

郭良

郭良字文易號澄字洪武十七年甲子舉於鄉明年四月除邯鄲教諭遷秦府紀善隨王入覲上覽所作訓世子恪致誠正修齊治平詩忠愛懇至擢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歷本司參政建文立元年陞北平右布政靖難兵起禦於白溝河良執戟逐文皇將及被樹枝掛冠文皇得逸去及登極良乃棄官遁山中搜獲至京上問曰爾彼時及朕當如何對曰苟得申匹夫之義臣罪不勝誅矣上曰忠臣也勅遣安撫晉中祇誅逆命者數人餘悉放釋命監修武當廟祠工竣以羨金簿上進兵部左侍郎督師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三十九

西華縣林氏書代印

征交趾事平加本部尙書行軍大司馬兼督南省漕運糧儲永樂二十二年乞致仕抵陝州甘棠驛復被旨召回勘五省水災據實奏聞上嘉悅之賞予優隆並賜宴贈詩宣德二年再乞休歸卒于家良有文武才每視師策駿馬持長戟督戰指揮英勇不殊健將雅善吟詠嘗于御前與學士解大紳競敏上稱之曰解縉生知郭良學知歸里後結廬敷谷鑿渠引流溉田千餘畝鄉人利賴焉著有詩集數卷

雷霖

雷霖字鴻濟廟前堡人生而美丰儀見者比之玉人讀書一過即通景泰二年庚午中式省試第一天順丁丑會試總裁官奇其

文復擬元他主以陝籍抑置第二人廷試再屈列三甲選庶吉士授職檢討霖既負俊才意不可一世酬答間多放情之言有忌之者改德藩長史擢山西提學副使秩滿歸卒老于家論者惜其位不副才也詩歌古文辭豪宕不羈工草書自成一格創編邑誌人謂其具得史家遺法惜為後之修志者刪改俾善本無從觀矣曾孫應志以陽曲籍登萬曆甲戌科進士

屈直

屈直字道伸號西溪曾祖亨敦尙節行洪武初書幣禮徵不應祖詔隰州同知父宏仁績學不遇以直官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直生而聰敏過人六七歲時父口授四子書及詩歌即記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四十

西華縣林氏書代印

憶不忘未冠補邑庠生成化十六年庚子舉于鄉甲辰成進士家居值歲大饑絕糧某推官者以賑至直往謁乞賑推官曰邀直會食而不與粟直疑之辭曰使君法官日訊罪囚數數見邀恐生物議推官曰子貧甚賑能幾何吾所訊囚當重譴所以邀子來者示厚子彼必求援可獲金自贖矣直曰荷使君高誼但直方進身之初當清白自勵賑則可受若賂援罪人則不可且汚使君名尤非所願也推官嘆服丁未入都授刑部主事執法無所撓大司寇甚禮重焉故事郎中缺員印必他司郎中署印員外郎亦不得時郎中俱出勘司寇輒命主事署印直以故事辭司寇曰主事非常主事亦不可以常格待也刑部主事署郎

中印蓋自直始獄卒索囚賄不如意往往縊殺之直廉知其奸適有報囚自縊死者驗係勒斃窮治得其情狀卽白尙書論抵如法卒乃無敢殺囚者錦衣黨惡憑依權要包納郡縣賦稅輒局誘解人代納號稱攬頭剝噬侵吞每致解人負累破產事發到部尙書畏不敢究直力爭始允及逮繫攬頭權要果邀奪而去尙書懼且怨曰我固不許今何如縱之礙法急之部且多事矣而急赴錦衣謝直曰直自有處公勿慮也明日入朝言于錦衣之長曰攬頭犯法刑官逮之柰何弗與錦衣朝廷爪牙賴以緝奸乃反不容法司持法耶事須奏聞其長懼遽出諸犯嚴追賦銀仍譴責如律由是威聲震一時宏治壬子陞員外郎再陞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四十一

晉安縣林印書社代印

事難濟矣請暫留迨璫至果作威欲三司跪謁直率衆不屈當怒甚衆懼莫敢言直從容曰朝廷之下衙門最大者內府司禮監天子之下內臣最尊者蟒衣玉帶太監我輩曷敢不敬第不知見怒何也璫卽改容曰憲長好人援直手指入坐衆謂既不激彼怒又不瀆禮也甫至河南陞太僕卿大僕馬利近倖相沿爲奇貨寺卿莫可誰何直別刷禁絕問政爲之肅清近倖恚恨交譖於瑾瑾令偵察盡得其情乃謂人曰屈某好官太僕官久習污濁今別是一衙門也諸譖不行遷南京操江都御史復改南京大理卿未幾授漕運都御史直以運艘率多稽遲爲置方眼簿給付運官日記水程及沮風守淺時日以備稽考其法歷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四十二

晉安縣林印書社代印

郎中遼撫某與武定伯某交惡訐奏奉命勘問讞成疏論武定之罪無少恕辭動戚爲之屏息丙辰出爲四川重慶府知府初抵任吏持供應規簿悉取之行賈者約八千餘金求征之直曰小民營利爲生何預於官而爲此橫斂耶取簿焚之府有妖物擲甗石傷人又遣火延燒公私房屋直乃具牒斥數郡之神明崇頓息境內旱或云眞武山神素著靈佑祈之輒應乃步歷重崖以民命虔禱比下山有白雲如蓋隨之俄而大雨遠近淪浹歲獲豐稔郡之士大夫作三異記以頌之越九年以撫按交薦陞浙江按察使再陞河南布政將之任司禮監巨璫劉瑾來籍故都御史錢鉞家資未至鎮守等謂曰劉太監聲勢甚大公去

史入京而瑾敗當時科道皆嘗伏謁瑾惟某御史始入臺於瑾無染故得肆意傾擠也直為人剛毅無所曲屈明幹有爲歷官皆著卓績而胸懷坦白疎於防檢與人言侃侃無隱故卒爲宵小所中傷云里居二十年年七十四卒計聞朝廷遣官賜祭爲營葬事子召國子學生嘉邑庠生女淑聰慧能詩適山西布政司參議朝邑韓邦靖所謂五泉子也

張壽

張壽字賦性剛毅景泰癸酉年以禮記中鄉試科赴吏部候銓知縣得山西榆次榆次俗任俠使氣好勝恥屈恆以術挾持官府長吏稍不如意卽多方排之去壽悉知其弊方壽之需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四十三

西安縣林印書代印

次也與榆次生某同寓舍甫投官榆次生具酒饌爲賀漸以言誦之壽大怒曰我爲榆次令爾爲榆次民敢溷我耶命僕仆之地手杖之去之官時兩僕荷行李壽杖而步隨至保定榆次丞遣夫騎來迎壽斥却之抵縣卽申丞不當動夫馬迎令請禡丞職既視事獲殺人盜讞具堂階左掘一坑埋盜至肩以挺碎其首死擁土爲墳有不孝子父母首告供實立杖殺之埋堂階右亦爲墳左右纍纍相對曰張知縣不用大明律也榆民爲之股栗而思有以中之者益急矣值鄉試期上官檄壽爲簾官羣俠求貌類壽者僞爲壽與馬隸役悉備遣前驅一人至他邑置宿所謂主人曰榆次縣主至須得密室爲館縣主久清苦至此欲

假數日娛樂可備歌者主人素聞壽名盛具以待既而僞知縣至主人侍飲頗洽更餘從容言曰某有家樂欲暫令侑觴僞者笑曰可笙歌既懽且代輪纏頭百金明日知縣去主人不知其僞也適壽以會勘事由旁縣入省久之他邑人以里長科銀控按察司訊之乃爲榆次令賞歌妓費乘臬者疑之又以壽未經此途察訪得實悉寘之法壽雖嚴刑峻法而冰槩自守九年不替成化二十二年行取授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于請杜絕人以壽刑人之狀呼爲張扯鑽孝皇亦聞之一日上幸後山壽巡視皇城杖人大內聲徹御座上問之左右以張郎中杖人對上笑曰從渠扯鑽在部六年不調致仕歸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四十四

西安縣林印書代印

吳講

吳講字進諭號瀛洲其先居縣之嶽嶺明初有諱敬甫者徙西楊村世農業多以產雄八傳而至講始以儒起家講生而夙悟弱冠補縣庠生淹洽績文學使者比士每置高等嘉靖乙卯戊午兩登名乙榜甲子薦賢書屢上禮闈不第庚辰署太平學訓丁丑擢知山東招遠縣甫三月丁父艱服除授山西萬泉無何又丁繼母艱後補四川梓潼講性樸直廉謹政尙寬和不務名譽初至招遠郡居停謀以賂爲人買直覺而峻却之亦不撻發其事至萬泉值比閔之期而土瘠歲下民苦逋亡講多所減除於是緹屬歸業隣民善之有願借寇者公復以近名力辭第質

性悃愾無赫赫聲故不獲乎上卒論調講翻然曰吾折落一官
侵尋踰者尙能鷄肋此勞人乎遂自罷免歸明農力本以供賦
稅嘗曰士用則官舍則農軒冕襜褕曾足爲榮辱哉春秋九十
卒於家

楊九澤

楊九澤字子德號蒲池嘉靖乙酉舉于鄉戊戌進士授洪洞知
縣三年報政擢監察御史尋巡按兩浙會歲凶卽奏請發帑賑
之浙俗嫁娶尙奢又往往火葬九澤嚴戒使婚禮從儉置義塚
以葬貧者時倭寇沿海爲患疏請於潭州置重臣兼督三省以
防侵犯并於閩增設月港縣治制其深入後以奏捷之誤謫爲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四十五

西安縣林印書社代印

縣丞歷陞雖陳兵備僉事賊施尙兆餘黨未靖身督弁兵剿滅
之未幾丁父憂歸嘉靖二十三年乙卯地震死焉進階四品祀
鄉賢父盡忠字恕齋邑歲貢生性至孝五歲時嘗代父受祖父
杖人皆異之持已甚儉故九澤居官亦廉潔九澤嘗因宴同官
具嘉饌飲至漏下次日語人曰某仕宦開筵夜飲慚負庭訓矣
以九澤官封山東道監察御史

趙儒

趙儒字席珍一字廷文居渭北里自號渭北父龍舉人任延津
訓導擢長壽令無子乞嗣於唐崔珏之祠世所謂崔府君者夜
夢府君捧綵色盒中貯玉孩授之曰以此爲汝子當有文才其

官秩亦如吾也遂生儒穎雋異常兒正德十一年丙子舉鄉試
明年丁丑卽捷中進士科授工部主事會武宗巡幸塞上儒在
侍從繼復南幸炎微仍詔儒行儒疏諫止之忤旨勅差宣大整
理運務轉員外郎嘉靖癸未陞屯田司郎中時議大禮具疏又
忤旨且名列疏首受廷杖繼出爲四川敘州府知府撫夷惠民
政著卓績告養親回籍壬辰丁母憂戊辰起補永州府值世宗
幸承天馳至襄陽迎鑾蒙賜紵絲白金并奉旨以心懇効勞敘
資擢用比至永州儉以立廉仁以行惠萃一州六縣之英而教
育之民懷士悅丁丑隨例入覲至都一無饋遺過朝謁冢宰某
某愠見於面曰今者知府不職俾屬吏恣情刻剝多得金錢從
而染指簞篋不飭之誠如官箴何儒抗聲對曰永州無是也他
郎卽不可知朝廷患此但當清其源以正百官耳時覲臣皆爲
失色儒坦如也都御史王浚川見其語含譏諷謂曰太守毋再
言儒曰卽今直道不行竊恐汚濁富貴冢宰以抗禮斥之儒知
事不可爲乃引歸講學於洛渭之側從之者多所成就嫻詩古
文辭巧求者幾無虛日壽八十九歲卒於家祀鄉賢所著有渭
北集行世先是檢討雷霖剽輯邑乘儒復取而增益之亦稱善
本後爲重修者刪改失其本來矣

王之良

凌義渠

王之良字虞卿以陝之華陰人故號隣華父可軒爲華名儒生丈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四十六

西安縣林印書社代印

夫子四而之良最幼早孤稍長心竊自傷爲亢宗計惟有力學
補博士弟子員有聲矣然志不欲以文人自居鄉先生馮恭定
臯比談道則從之遊最久馮門數千人獨嘖嘖稱華下王生王
生之學一以考亭傳註爲宗間出新意考諸不謬馮先生亦自
以王生善學也已酉舉于鄉六上春官而後登乙丑榜授中書
舍人中書故清秘職地閒無事得以其暇討究經世大略時方
波靡之良泊然無所附三乞差里居之日多六年秩滿擢授御史
而後乃發據其所自得也首上封事謂滅賊本計在練民兵恤
民隱擇有司而歸之振紀綱訓節義上嘉納之擇有司一議再
疏申明以爲守令視監司監司視撫按夫監司不職撫按必糾
華陰縣志 卷十六 列傳 四十七 西安縣林印書社代印

之撫按不職臺省必糾之而天下治鑿鑿乎言之也然之良非但
能言之能實行之所至必著聲績其視北城北城故兼九門
法者則請責兵馬及州縣嚴私販之禁請長蘆運司發引務足
額繳銷不盡罰治鹽官歲當大計吏則請密計典以所核佐貳
首領之當否爲州縣殿最以所核州縣之當否爲撫按殿最大
約與所言擇有司相表裏糾衰庸懲棧之臣則有疏稱延綏撫
臣洪承疇可任秦事仍簡道臣接濟本色則有疏請治軍丁之
禦人門者其視太倉及皇城皆有所清釐其按畿南
也崇儉約獨贖緩振疑獄彈墨吏劾兇弁丰裁截然而于邊餉
郵政軍器軍需尤覈與保撫酌定標營經制及新兵鎮兵額餉

動中機宜凡所言朝上夕下而是時萊寇熾之良則發兵援勦
敘功賜金帛尋賜敕予階贈其所自出如之良官其從畿輔還
視經營則發僞弁之因姦殺人者而大糾故縱罪人之坊官比
熱審時衣冠頗多累囚則疏請解網以迓天庥而弭天災得旨
允行時論美之其理雖長蘆則請遴甲科轉運而又謂運司所
藉以行鹽在引目南計部所憑以關引在邊鎮之勘合夫倉鈔
無倉勘則無引而商不行鹽課誦矣引到遲則行鹽遲而徵收
餘沒課愈誦矣又嘗核順義延綏五州縣所溢鹽額皆在新增
之數不宜復議加課爭之力而最後則有糾治訛棍之事訛棍
者奸人買大成輩及金吾陳寵倚廠衛爲線索所嚇取諸物以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四十八 西安縣林印書社代印

鉅萬計莫敢誰何者也請于朝正厥辜通國快之諸所舉劾務
當如盧象昇張瑋薦贖之炳炳者所捐助協濟尤多既已佐國
不厲商談者稱之朝廷爲第一級賞銀十兩其入掌河南道則
糾察凜然請發帑賑三秦請修華邑磚城桑土之計周焉積資
七年廷命擢之良回寺少卿會因寄養馬阻不至京營缺額而
鎮臣入援索焉亟之良則悉心應之無廢事以守門勞加俸一
級贛撫缺帝俞廷推用之良往則拜疏稱伏莽遺奸時思蠢動
控御彈壓責任非輕得旨多倚任語楚臨監桂陽諸處猺彝土
寇相煽起衡州桂藩震焉而衡故界江省至則急檄守巡防勦
又設文英三峯中石橫岡東桃諸營設置官伍區畫糧餉議設

管兵于石城鵝公隘皆疏以聞粵東樂昌寇起急遣材官往已而楚有野牛峒天堂坪之捷粵有安遠之捷桂東堡官林起鳳反率鄧扶黃鐘四黨攻縣城之良下令撫安之楚寇出沒榔衡間贛管兵擊之賊鋒挫於是白蠟橋白沙灘之捷鉛山妖人張普微之黨及南豐封家山之妖各蜂起之良遣兵分擊之兩賊勢合與江撫謀合擊之而分兵衛益藩于建昌其法用腹背夾擊亦務解黨自新已而有封山之捷楚寇侵韶連樂昌我兵力戰於是有詔之捷先是之良實主四省會勦之議已得旨則檄楚撫爲主兵嚮導一切兵機之良爲方略而閩粵督撫協應之大抵以贛供贛以楚濟贛軍興無缺士馬飽騰而又鼓舞多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四十九

西安縣林印書代印

寨爲縣天險屹然利器充物積穀至三十四萬有奇而虔爲雄鎮矣辛巳連州陽山盜賊起奉旨會勦之良則以虔兵居軍峒扼排搖之出入斷其魚鹽搖可坐困繇是大破賊是年上復晉一級加從三品服俸蓋前後晉級者三賜銀幣者三賜金扇銀扇車扇者各一爲邇來疆吏所希有焉而南右司馬之命下矣在虔六載凡設營兵清鹽政闢河道立義倉賑飢民所全活以萬萬計置學田修文廟勸廉泉書院而文教聿興虔之人尸而祝之不忘而之良已病矣請朝乞骸骨報可道經楚之光化遂不起蓋積勞所致云虔之人聞而巷哭士大夫相與唏於朝鄉人相與咨於里有司彙勞績援故事以請得旨凡所以榮哀之

華陰縣志

卷十四 列傳

五十

西安縣林印書代印